



墨子像

## ■ 人文齐鲁 璀璨山东

“兼”就是“视人之国若己之国，视人之家若己之家，视人之身若己之身”，是说要不分彼此，不分你我，视人若己，爱人若己，为人若己。

# 墨子：一场“兼爱”旗帜下的劝阻

□ 本报记者 卢昱 张环译  
本报通讯员 徐琦

古人为文，总惜墨如金。“子墨子归，过宋。天雨，庇其闾中，守闾者不内也。”（《墨子》中，如是记载一场大雨中，墨子被挡在宋国城门外的小事。看似小事，却在24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，被人津津乐道。

正如墨子发现的小孔成像理论，光线相交穿越隔屏小孔，必定在映幕上成一倒影。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光的直线传播科学描述，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小孔成像的正确阐释。墨子连同他的思想，也在后来人的记述中，沿着时空隧道，映照成全息影像，待人解读……

## 一器而百工聚焉

宋国城门外淋过的那场大雨，让墨子体感凉意，他心里却热乎乎的，犹如冬日里畅饮一碗老家的羊汤。

淋雨前20多天左，墨子从地处鲁国南部的老家（今滕州）出发，路过宋国国都。此时，他的草鞋带已断了三四回，觉得脚底发热，停下来一看，鞋底也磨成了大窟窿，脚上有些地方起茧，有些地方起泡了。

墨子毫不在意，仍然走，沿路看人口倒很不少，可历来的水灾和兵灾的痕迹，却到处存留。走了三天，看不见一所大屋，看不见一棵大树，看不见一个活活的，看不见一片肥沃的田地，就这样到了宋国都城（今商丘）。

对于南北方的山河风物，墨子已颇为熟悉。走南闯北的他，出生在一个“专以制作车辆为长的木工匠”家庭。当时，工匠处于官府严格控制之下，隶属和服务于官府，社会地位十分低下。作为世传的行业，墨子“从懂事起，就随父母在家乡中学艺”，承袭了木工制作技术，精通手工艺。

在老家的山水中，整日与木头打交道的墨子打小便听过奚仲造车的传说。在离他家20多里外的地方，有薛国的城池，那里曾是夏朝时，掌管车服的长官——奚仲的最初封地。如今，薛国故城遗迹犹在，迎春花掩映着高筑的土台。墨子生活的时代，造车、造舟等技艺，已在此区域风行多年。城门中，乘着马车进进出出的王侯，在各怀心事地奔走着。

而造车，其实极其复杂，“一器而百工聚焉”。没有相当高的数学、力学、机械学的知识，是造不出车来的。在家族的遗传，自己的琢磨中，墨子对技术的领悟日渐炉火纯青。这也使得他与当时的工匠公输盘争雄媲美，被善辩大师惠施誉之为“墨子大巧”，是名扬一时的能工巧匠。

常年劳作，使墨子的皮肤黝黑而健美。《墨子》中载：墨子要到北方的齐国去，遇到一个占筮卜卦的算命先生。该人劝墨子说，眼下君主正要杀黑龙于北方，先生肤色黑得很，往北可能不吉利有危险。墨子没有听信算命先生那一套，仍然北行，但事情没能办成。

从这段话中，可以解读出诸多信息：一是算命先生说“先生之色黑”，说明墨子不仅脸黑，而且是浑身肤色发黑，这样才可名之为“色黑”；二是墨子脾气比较执拗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。

古代人对肤色很是看重。脸色，如同当今考古学考察中的牙齿磨损情况，成为身份及地位的一个显著特征。《左传》有言：“肉食者无墨。”杜预注：“墨，气色下。”意思是说，有钱有地位的人，生活得好，风吹雨淋不淋，脸色红润而有光泽；只有下人，脸色才会呈现出墨色。

“墨”字还有另外一种解读法，即为为衣。“墨子及其弟子都是要穿黑的衣服，所以喜欢穿耐脏的黑色工作服，即彼时“黑领”。一群人走出走进，黑乎乎一片，就被称之为“墨家”了。

衣为身体之脸。“锦衣玉食”，自然也讲究鲜衣怒马；清茶淡饭，甚至食不果腹的劳动阶层，自然“面目黧黑”“缁衣黑服”。

对于“黑”的元素，墨子及其弟子有着自己的理解：那些“面目美好者”不是“王公大人”，就是“无故富贵者”（暴发户或不义之财）……

基于这种心理判断，墨家弟子们闻听人们蔑称并不恼怒：我们“劳者得其食”有什么羞耻，该羞耻的是那些不劳而获的“锦衣玉食”者。

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在《墨子·经说上》篇中，墨家以“黑”“墨”“黑”自称。墨家不仅承认自己的体肤、衣服之黑，而且对黑色体肤者有一种发自心灵深处的认同和共鸣。墨家就是要知行合一，代表底层民众。

## 视人之国若己之国

宋国城外头的墨子，黝黑的皮肤下充盈着常年劳动的强健体魄。那场大雨之后，墨家曾一时成为显学，可随之在悄无声息中冷却了两千年。

“无论是墨家的社会、政治、伦理思想，还是科技、逻辑思维，以及军事设备，这些思想如果不可不弘扬的话，那么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显得有些干

瘪，显得苍白。这是从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来讲，弘扬墨学是很有现实意义的。”山东大学教授姜宝昌曾评价道。

近三十年来，在墨子老家，墨子的研究再次复兴。滕州墨子研究中心不仅举办祭墨大典和各种研讨会，并收集出版了一套100册的《墨子大全》，让更多人了解和认识这个博大精深的墨学。一个曾经被历史淹没的名字，正在逐渐响亮起来。

正如滕州市委书记邵士官所说：“墨子学说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，我们要高度重视墨子文化的研究和传承，弘扬墨子创新精神，促进经济文化融合发展。”

墨子的思想，一直在老家扎根。在宋国城门外挨雨淋的一个月前，墨子在老家，听说老乡公输盘（鲁国人，又称作“鲁班”）弄弄着自己的一小聪明，兴风作浪：造了钩钜，教楚王和越人打仗，之后又想出了云梯，怂恿楚王攻宋。那时候的宋国，虽然面积较小，可皆膏腴之地，楚王也是垂涎已久。

“宋是小国，怎禁得这么一攻？”这是墨子听说楚王要攻宋的第一反应，此后久久在脑海中游走。他在壁橱里摸出一把盐渍藜菜干，一柄破铜刀，另外找了一张破包袱，将窝窝头打成一个包裹。衣服也不打点，也不带洗脸的手巾，只把皮带紧了个紧，走到堂下，穿好草鞋，背上包裹就出门。从包裹里，还一阵一阵冒着热蒸气。

这股热气，还没走出鲁国边界便偃旗息鼓了。墨子一路上，在热火朝天地反当自己的“兼爱”想法。

关于“兼爱”，梁启超在《墨子学案》中说：墨子最要紧一句话，是“兼以易别”。他替当时的君主起了一个绰号，叫作“别君”；替当时士大夫起了一个绰号，叫作“别士”。他们“墨者”，自号“兼士”。



止楚伐宋

“兼”就是“视人之国若己之国，视人之家若己之家，视人之身若己之身”，是说要不分彼此，不分你我，视人若己，爱人若己，为人若己；“别”与“兼”相反，它是“处大国就攻小国，处大家就寡小家，强劫弱，众暴寡，诈欺愚，贵傲贱”。

在墨子看来，“别”是一种人与人、国与国、家与家互相侵害、互相仇视的邪恶的社会现象，是社会的病态表现。“兼以易别”就是要用爱人若己去取代互相仇视以邻为壑。

而如何去“爱”，墨子与儒家的观点也各有千秋。墨子贵兼，“不辟贫贱”“不辟远迩”。而儒家的“仁爱”刚好相反：“刑不上大夫，礼不下庶人。”《墨子》中，记载了墨子与儒生巫马子之间一场唇枪舌剑的论争。巫马子问墨子说：“你兼爱天下，没有什么利；我不爱天下，也没有什么害。效果都没有达到，你为什么只认为自己正确，而认为我不正确呢？”

墨子回答道：“现在这里有人在放火，一个人捧着水将要浇灭它，另一个人拿着火苗，将使火烧得更旺，都还没有做成，在这两个人之中，你看重哪一个？”巫马子回答说：“我认为那个捧水的人心意是正确的，而那个拿火苗的人的心意是错误的。”

墨子说：“我也认为我兼爱天下的用意是正确的，而你是不爱天下的用意是错误的。”

## 求天下百姓万民之利

墨子到宋国，要涉泗水。这条洋溢着文化气息的大河，隔着墨子与孔子的哲思。墨子比孔子晚一些，也曾“学儒者之业，受孔子之术”。

可对孔子之思想钻研之后，墨子便发觉那一套理论都是对下阶层人们不利的。他认为“其礼烦扰而不悦，厚葬靡财而贫民，久服伤财而害事”。

所以，他站在庶民的立场上，反对儒家的主张，针锋相对地提出“死陵者葬陵，死泽者葬泽”，还讲述了“节葬”“节用”“非命”“非乐”等思想与之相抗衡。

春秋末年，今山东大地上，活跃着齐、鲁等大小国家数十个。国家之间的征伐，墨子自幼便听过各种旧闻。在他看来，当时的王公大人，天下诸侯，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，指挥其爪牙侍从，驱使其战车卒伍，披坚执锐，以攻无罪之国，践踏他国的庄稼，斩伐他国的树木，拆毁他国的城池，杀戮他国之百姓，掠走他国之财物，这是“亏人以自利”的不道德行为，是最大的不义不仁之行径，天下应共起而讨伐之。

“墨子对那些挑起战乱、仗势欺人、大国之暴行深为愤慨，同时对遭受蹂躏的小国人民则寄予深切的同情。”中国墨子学会副会长部长康健介绍道，墨子是“非攻”的倡导者，也是这一思想的实践者，为了避免战争，减少灾难，他尽了应有的努力。

这次由宋到楚，墨子早已盘算好了计划，得先嘱咐一番自己的徒弟。在中原大地上奔走，他心中的偶像大禹，如火炬般闪耀。

大禹因心怀天下黎民百姓，过度劳作而指甲脱落，腿肚子没有肉，伤痕累累，形体消瘦，步履蹒跚。正如《淮南子·修务训》记载：“禹沐浴淫雨，栝扶风，决江疏河。凿龙门，辟伊阙，修彭蠡之防。乘‘四载’，随山刊木，平治水土，定千八百国。”夏禹心怀百姓，不知疲倦，乘坐着不同的交通工具，在河道、平原、丘陵、沼泽等地奔波着。

“墨子在实际行动中比较完整地集成了大禹的苦心。他在饮食上主张‘量腹而食’，在服饰上‘度身而衣’，在工作中则‘日夜不休’。”墨子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张庆军介绍道，墨子认为自苦节俭不仅是个人修身养性的重要方面，还是国家

存亡兴衰的重要因素。“他通过历史上圣王节用兴邦，暴王淫靡亡国的事实，为自己的苦行主义找到了理论基础，也为节俭自苦寻求到了精神动力。”

墨子为了达到“求天下百姓万民之利”的目的，要求自己 and 弟子们“多以裘褐为衣，以跣屣为履，日夜不休，以自苦为极”，积极学习大禹“腓无胫，胫无毛，沐甚雨，栝疾风”而“形劳天下”的精神。

墨子这种苦行救世的精神赢得了世人的由衷敬佩，就连当时与墨家主张相对立的儒家的孟子，也对墨子苦行救世精神评价说：“墨子兼爱，摩顶放踵利天下以为之。”庄子对墨子的苦行主义评价也很高：“不侈于后世，不靡于万物，不晖于数度，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，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。”

## 防务强调“太上无败”

墨子从老家到宋国国都后，只停了一顿饭的工夫。办事利索的他，给自己的爱徒禽滑釐一些嘱咐。

禽滑釐作为开山弟子，深得墨子信任。最初，他紧紧跟随在墨子身边三年以随时听从召唤，晒得面色黎黑，手脚全长满了老茧。他整天埋头做事，却不敢向墨子提问。墨子深知他的心事，见他一直不回答问题，便想了一招，约了禽滑釐同登泰山。

上山后，墨子找些茅草垫好坐上，便拿出酒菜来，要请禽滑釐喝酒。墨子这一举动既是对禽滑釐三年忠心耿耿的表彰，也是想以一个宽松的环境好认真回答他想了解的知识。禽滑釐对墨子的盛情颇有些意外，只是一再地施礼感谢，却一时不知说什么好。

墨子见禽滑釐不说什么，便主动问他道：“你有什么问题想问我吗？”禽滑釐这才又连拜了几下，说道：“我想问的是守城的方法。”

墨子回答说：“先不要问，先不要问。古代也曾有懂得守城方法的人，但对内不亲抚百姓，对外不缔结和平，自己兵力少却疏远兵力多的国家，自己力量弱却轻视强大的国家，结果送命亡国，被天下人耻笑。你对此可要慎重对待，弄不好，懂得了守城的办法反为身累。”

在禽滑釐明白了攻防的大方针后，墨子将所思守城之法倾囊相授。晚清学者孙诒让说墨子对他信任有嘉：“尽传其学，与墨子并称。”

在宋国都城，墨子吩咐禽滑釐带领近三百同门守城，其中不乏能工巧匠。墨子是当时顶尖的防务专家，他的学生也深得精髓。《墨子》中的守城战术极其丰富，仅存的11篇就几乎包含了所有的冷兵器时代的守城术，可谓教科书中的典范。

墨子守城法有三个特点：其一，专门研究防务问题；其二，在防务战略上强调“太上无败”的强国方略、居安思危的备战理论；其三，在防务战术上注重尖端科技与武器的发明与应用。不仅如此，墨家学派中，有研究光学的，有研究力学的，有研究数学的，甚至有研究宇宙论、物质论的。

因为目睹过战争之残酷，墨子说守城要作充分的准备。首先，要各负其责：城墙下里巷中的人家，各保卫其左右前后，像城上一样。如果城小入众，就保护老弱离乡到国中的其他大城去。敌人在城下，我方应不时更换吏卒防守，但不要更换给养人员，给养人员不能上城。

大敌来临前，要坚壁清野，严阵以待。在城内，凡是城外箭能射到的地方，一切草堆和房屋都要抹上一层泥。黄昏之后，命令城内人拴住狗，套住马，务必拴套牢实，夜深人静之时一听到敲声就一齐呐喊，用来压制敌人的气焰，同时也可以稳定自己的民心，不使老百姓惊扰不安。

在武器与装备方面，墨子堪称大师。在“行城”“杂楼”“矫墙”“蒺藜”“置堰”“悬火”“擲物”等作战工事和作战武器上，他嘱咐要因地制宜、就地取材、各尽其长、各尽其能、有备无患，做到事先计划，事中控制。

墨子在军事战略防御学方面的卓越识见，大都是向禽滑釐讲述然后记录下来的。

墨子到宋国都城后，禽滑釐正在紧锣密鼓地备战，以待楚国强敌的进犯。城头上，禽滑釐远远望着老师南下的背影，心中暗暗担心……

## 动机和效果要合一

几双草鞋，又被磨烂了底，墨子背着包袱到了楚国的国都郢城。这里街道宽阔，房屋整齐。走路的人，虽然身体比北方短小些，却都活泼精悍，衣服也很干净。墨子在这里一比，旧衣破裳，布包着两只脚，真像个老牌乞丐。

艺人高胆大，墨子以血肉之躯，入虎狼之国，非匹夫之勇也。在他心里，这是在为义而奔走。他强调义之所以可贵，是因为它可以“利天下”，所利之人，是众人、人类，“兴天下之利，除天下之害”。他认为，求利的行为是人的自然本性，每个人都有满足物欲和追求利益的正当权利，但不能损害公众的、他人的利益，国家亦然。

此次到楚国，墨子直奔主题而来。他向来主张动机和效果要合一，应依照实际所做事情来辨别，以此作为评价人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的尺度。他用钓鱼和捕鼠举例，钓鱼人弯弓下子，并不是对鱼表示恭敬；用诱饵捕鼠，并不是喜欢老鼠。

正如鲁国国君曾问墨子：“我有两个儿子，一个热爱学习，一个轻财好施，让谁做继承人呢？我很为难。”墨子答道：“看一个人行为，不能只看表面，而要要看其动机如何，假如一个人把钱送给了无助的穷人，那么可以说，他是在同情这个穷人；假如他把钱送给了有实权的官员，就不能说他在爱护这个官员，而是别有所图。所以要细查、深思，才不会被一些人的行为所迷惑。”

墨子对在楚国为王打工的家乡公输盘洞若观火。鲁迅先生曾在1934年创作小说《非攻》，还原墨子见公输盘的情景。在鲁迅笔下，墨子是为人民利益埋头苦干、拼命硬干的人，是“中国的脊梁”的形象化。

鲁迅先生的思想飞回两千年前：公输盘吃了一惊，大叫起来，放下云梯的模型和曲尺，跑到阶下去。门丁也吃了一惊，赶紧跑到他前面，开了门。墨子和公输盘，便在院子里见了面。“果然是你。”公输盘高兴地说，一面让墨子进到堂屋去。落座后，公输盘看着落魄的墨子问：“先生远道而来，有什么指教呢？”

墨子说：“北方有人欺侮我，我想借用您的力量杀掉他。”

公输盘面有愠色。

墨子说：“请让我奉送给您十金。”公输盘说：“我是讲道义的人，绝不能平白无故杀人。”

墨子站起来，拜了两拜，说：“请让我说几句

话，我在北方听说您造了云梯，要去攻打宋国。宋国有什么罪呢？楚国缺的是土地，缺少的是民众。如今去杀害自己缺少的民众，而争夺自己并不缺少的土地，不能说是聪明。宋国并没有罪而要去攻打它，不能说是仁义。懂得这个道理，却不据理力争，不能说是忠诚。争论而达不到目的，不能说是坚强。自己说讲道义，杀少量人还懂得不合理，却要杀众多的人，不能说是明白事理。”

公输盘被墨子说服了。墨子说：“那么，为什么不停止攻宋呢？”公输盘说：“不能，因为我已经对楚王说过了。”

墨子说：“您为什么不介绍我去见楚王呢？”公输盘自知拗不过，便答应立刻引他去见楚王。

## “兵棋推演”的大戏

在歌舞声包围中的楚王，早知道墨子是北方的圣贤，一经公输盘介绍，便直呼要接见他。

在楚国宫殿里，墨子脑海中兼爱和非攻的理解更为真切：两者是相辅相成，当改者如爱自己一样爱护天下百姓，就不会因己之利去发动战争，伤害百姓的利益；强国如爱自己一样爱护小国，就不会为自己的利益去攻打，伤害小国的利益。

墨子穿着太短的衣服，高脚凳似的，跟公输盘走到便殿里，向楚王行过礼，从从容容开口说：“我听说有个人抛掉自己华丽的车子，看到邻人有破车子便想去偷；抛掉自己的锦绣衣裳，看见邻人有粗布衣服就想去偷；抛掉自己的白米肥肉，看见邻人有糟糠便想去偷。这是什么样的人呢？”

楚王一怔说：“（这个人）一定患了偷窃病了。”

墨子接过话茬说：“楚国的土地方圆五千里，宋国的土地方圆只有五百里。这就好像华丽的车和破车子相比。楚国云梦泽，那里满是犀兕、麋鹿之类，长江、汉水里的鱼、鼉、鼃多得天下无比，宋国真像人们说的那样，是个连野鸡、兔子、鲤鱼都没有的地方。这就好像白米肥肉和糟糠相比。楚国有松、梓、槐、楠、樟这些大树，宋国却没有什么大树。这就好像锦绣衣裳和粗布衣服相比。我认为大王攻打宋国，正和这个害偷窃病的人一样。”

楚王说：“对呀！虽然是这个道理，可公输盘给我造好云梯了，（我）一定要打一下宋国。”

“不过成败也还是说不定的。”墨子道，“只要有木片，咱现在就可以试一试。”

楚王是一位爱好新奇的王，非常高兴，便教侍臣赶快去拿木片来。墨子却解下自己的皮带，弯作弧形，向着公输盘，算是城；把几十片木片分作两份，一份留下，一份交给公输盘，便是攻和守的器具。

于是，两位鲁国老乡当着楚王的面，各拿着木片，像下棋一般，开始斗起来了：攻的木片一进，守的就架一梁，那边一退，那边就一招。不过楚王和侍臣，却一点也看不懂。

只见这样的一进一退，一共有九回，大约是攻守各换了九种的花样。这之后，公输盘歇手。楚王和侍臣虽然莫名其妙，但看见公输盘首先放下木片，脸上露出扫兴的神色，就知道他攻守两面，全都失败了。

楚王也觉得有些扫兴。

公输盘技穷了，但他说：“我知道怎么对付你了，可是不说。”

墨子也说：“我也知道你该怎么对付我，可我也不说。”

楚王问这是怎么回事。墨子解释说：“公输盘的意思，只不过是想要杀我。杀了我，宋国就守不住了，就可以攻下了。可我的学生禽滑釐等三百人已经拿着我的防御器械，按照我的部署，在宋国城上等待楚国国来进攻了。即使杀了我，也不能杀尽保卫宋国的人。”

楚王说：“好啦！那我不攻打宋国了。”

千钧重担卸下后，墨子在归途上，走得较慢。等他到宋国南关外，又遭逢大雨，到城门下想避避雨，被两个执文的巡兵赶开了，淋得一身湿。

这件耗时一个月的奔走，那场与公输盘“兵棋推演”的好戏，被墨子的学生记载下来。他们如是评价自己的老师：“运用学术的人，众人不知道他的功劳；而在于明处争辩不休的人，众人却不知道他”

## 相关阅读

□ 本报记者 卢昱

梁启超是20世纪宣传墨学、研究墨学首屈一指的代表。在新旧学说相互碰撞时，梁启超将墨学研究推向新的高度。

梁启超号“任公”“兼士”，就渊源于对墨学精神和墨子人格的崇敬。梁启超认为，“任”是传统墨学的根本精神，即“士损己而所为”“为身之所恶，以成人之所急”，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神圣责任感和大无畏的牺牲奉

# 梁启超：近代“墨学狂”

献精神。正因为梁启超对墨学的陶醉，被挚友夏曾佑戏称为“墨学狂”。

梁启超的墨学研究得益于自身深厚的国学功底。这主要来源于两个渠道：一是在考中秀才前，他随其祖父、父母的言教去钻研八股文；另一途径是在1885年，梁启超以秀才的资格入当时广州最高学府学海堂及后来师从康有为。在学海堂读书期间，他学习考释、辑佚、辨伪，同时进行词章学、文字学的基本训练。

在康有为创设的万木草堂，梁启超对传统

墨学更是心仪，用他自己的话讲，即“启超幼而好墨，二十年来自于兹”“好《墨子》，诵说其兼爱、非攻之论”。

此时，前辈的提携与鼓励，也让梁启超的墨学研究更为坚定。晚清著名学者孙诒让倾注十年心血撰成《墨子间诂》十五卷。经孙诒让的集解，《墨子间诂》成为人们阅读的善本。特别是书中与近代西学相通的名学、光学、力学等知识的阐发，是与孙诒让的努力分不开的。

1895年，孙诒让将自己多年校注的《墨子间诂》赠梁启超。孙诒让还致书梁启超，认为对于墨家“宜究其说，以喻学子”。1896年，梁启超指出，“守旧之风不敢开新”的时候，应该提倡中西学并举，他认为“墨子之学当复兴”。在创造近代新文化的运思中，与康有为着重改造儒学不同，梁启超更看重从诸子百家中吸取有用学说。

而新学的涌入，为梁启超的墨学研究插上翅膀。万木草堂四年的学习使梁启超眼界大

开，他接触到当时翻译过来的一些西方历史、法律、地理、数学、物理学、生物学、电学、机械学等图书，对西方有了初步的了解。

戊戌变法前，梁启超大量接触到西学。戊戌变法失败后，梁启超流亡日本，通过日文的大量介绍西方近代各门科学、学说，另一方面，开始以西方近代思想和研究方法重新认识和整理中国历史，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国民精神进行全面审视，进而为思想启蒙服务。

梁启超超闻好学，“凡事都有兴味”，时时刻刻“以今日之我伐昨日之我”。他没有辜负学界前辈的期望和托托，以其深厚而扎实的国学功底，运用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，对传统墨学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发掘，并以其在思想界的巨大影响，揭开了近代墨学复兴的序幕。